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Sichuan Publishers Group Sichuan Arts Publishing House

彭先诚速写集



Peng XianCheng Sketches



彭先诚速写集 Peng XianCheng Sketches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Sichuan Publishers Group Sichuan Art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彭先诚速写集/彭先诚绘.-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410-3615-6

I. 彭… II. 彭… III. 速写-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9082号

彭先诚速写集

PENG XIANCHENG SUXIEJI

彭先诚 绘

责任编辑	李咏玫
装帧设计	王 子
责任校对	培 贵 倪 瑶
责任印制	曾晓峰
版式设计	华林平面设计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印 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 × 260mm
印 张	18
图 片	600幅
字 数	80千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3615-6
定 价	90.00元

著作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闲牧山馆艺谭	001
水墨人物	012
水墨花鸟	102
水墨山水	134
速写本作品选 (1982~2008)	187
艺术简历	283

闲牧山馆艺谭

彭 张 整理

艺术首重感觉，看您的作品，不论宣纸水墨还是速写本，都能感到一种对生活强烈而细腻的感受，生机勃勃。这个感受从何而来？

对了，这个问题你提得相当好，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涉及绘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的艺术创造力的培养。创造力没有消失，你就可以继续画下去。

那么什么是创造力呢？

其实就是兴趣二字。你对绘画没有兴趣了，你的创造力就停滞了。绘画是我人生的一个“乌龟壳”（笑），我从小就性格内向，喜欢独处。对于孤独，我以为是一件乐事。我不喜欢喧闹，偶尔三朋四友聚一下热闹一下也很快乐。但是主要还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很悠闲地看书作画写字。于绘画有瘾、有癖，兴趣使然，非此不可！难以遏制的创作欲望。有了这个欲望，你才会产生代表你生命符号的作品。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这本“速写集”横跨绘画历程三十余年，从材料的多样，表现形式、手段的多样性来看就像我绘画历程的缩影（600幅作品几乎是第一次发表）。

我为什么对速写一直没停呢，实际上也是兴趣使然，我把内心对自然的感悟置于一切之上，画速写也就成为一种生活状态与习惯。

当然从道理你可以说速写好啊，它可以提高你的造型能力，它的过程可以练手、练眼、练脑等等，当然这是从道理上来说。实际还是兴趣使然。没有人给我安排你一天要画几张速写，一月要画几本速写，谁来安排——没有人。还是兴趣，觉得出去看到喜欢的东西我就把它记下来，有些想法我也把它记下来，慢慢地训练才会有一些技巧，才会有些长进。这些技巧也不是刻意追求的，就因为你有这种爱好、兴趣，成了一种习惯，成为自然的生活状态，这样你就不会有负担了。

有人说，哎呀，人家某某名家早就不画速写了，你还在画速写。你管我的呢，人家说吃辛吃辣各人喜欢嘛。有人喜欢心记，我觉得当场记一下也很好，完全是因为一种习惯，看到好的东西我就想把它记下来，同时

也是一种训练，有没有这种训练是很有差别的。因为我的绘画，主要是从生活中得到的灵感与感受，速写可以把这种感受很及时地记录下来，它是帮助我认识观察生活的一种方式。

速写对于绘画，它提供了手、眼、脑这种综合的训练，尤其是手和眼的协调，人的手，它是必须要经过训练的，如果长时间不摸笔，那么会感觉这手好像根本不听你的，你要想画好，那是不可能的。我体会，画得好的作品，它都是持续坚持，不间断地磨练，才能够出现几张好画。

我以为绘画创作，尤其是中国画，不存在什么稿子和创作的区分，它有些即兴的东西，记录一种过程与感觉，这很有意思。所以说呢，我的速写是不拘材料，手法多样的，有宣纸水墨，也有速写本，有用软笔的，也有硬笔的，尤其宣纸速写，由于跟写意国画完全可以沟通，实际上也成了一张创作。

您的水墨人物速写在集中占了较大篇幅，有的就是正式的作品。

我的水墨人物速写，受石涛用腕论的启示，将对象的动势、结构转换成用笔用墨用腕的节奏，把所有的表现力都充分调动起来——笔尖、笔肚、笔根，古人所说的“八面来锋”，我尝试把中国画的很多很多因素，精神的、技艺的都融入进去。直接用宣纸毛笔对景写生或默写，甚至临场在四尺整纸的幅面上挥洒，本身已是一种创作方式。

这些跟创作不隔的水墨速写其细节神韵都很到位，其中有何奥妙？

哦，对了。当其你没有来源于对对象那种入木三分的认识与了解的话，光从表面上描摹是浅层次的。深层次的是一种静观的状态，如庄周梦蝶，不知孰我孰蝶。观察对象如痴如醉，对象的动势、细节、神韵如风行雨散，奔赴眼底，都要默记于心。其实传统中最经典的人物画，如韩熙载“夜宴图”等，全靠画家的入木三分地观察与刻骨铭心地记忆来完成。都是很真实的观感，这实际是传统中非常高明的一种速写手法。西方的很多大

师如布歇、杜米埃等也有这个本事。

速写最重要的，不是一般地看对象，而是一种画家的眼光即在观察对象的同时，你就要研究如何去表现它，在笔墨上在形象上如何去概括它，用艺术的眼光来提炼对象。

就是您刚才谈到的“静观”吧？

嗯，“静观”是一种境界，这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别说静观，你如果对关注的对象静心地细看十分钟也很不错。

有时，临场可以不画一笔，但是，你必须要做到那种刻骨铭心地对对象的一种认识与体悟，像陆老（俨少），他就不怎么画速写，但是他照样把山水的灵韵与气度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作品中了，他就是通过深谙古人笔墨技法和对现实生活的体验观察记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速写是“筌”，山水人物的神气儿才是“鱼”，得鱼忘筌嘛，更切中本体。

我大量的人物速写，多数不是临场的，而是“默写”的。这种默写的功夫，滋养了我写意的随机应变，与宣纸肉搏那种风格，最后要做到得心应手的境界，对我来说，速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悟途径。

这种体悟要成为一种生活状态，为什么呢？就是说，无时无刻都要把自己的“身份”弄清楚，你是“画家”，当然不是说有什么使命感，但是要训练自己每一个时候都在思考这个（绘画）问题，而且把对象的很多东西都调和为我的一种呼吸，一种视觉愉悦，成为我的生活状态。所以我就爱晨起去观察这些东西，包括气候的变化，植物树木的变化，甚至一片竹叶，我都要体会它和我心灵上的感应是什么，包括一只小鸟儿等等也是如此。就是把绘画生活化，把生活绘画化。当然这并不全是为了画画，画速写什么的，就是说，把生活跟绘画融通起来。就如佛家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你都要将这种体验上升到一种高度去理解，这样就“化”开了。绘画与生活没有间隔了，你对对象的感受与体悟很准确，那么你的下笔就会很有意味，如果心中

无数，你不可能有这种很微妙的东西从你指间流出。

速写在这种状态下，就会产生记录生活的愉悦，这种记录也就不再是表面的记录，而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了。

是心灵的物化了。

嗯，这是画家本身的快乐，将转瞬即逝的感觉定格下来，用你的艺术语言来定格了。

您刚才说到观察的方法，我想实际上摄影也是一种观察，库尔贝、德加等在创作中都没有拒绝过，而德加本身就是摄影的高手。能否谈谈关于照片问题。

由于个人的习惯，当然更重要的是艺术观在起作用，我几乎不用照片，有些时候来不及写生时，照片也可以提供记忆，但它代替不了那种临场的观察与体悟。我喜欢尝试，偶尔也会对“照”写生，其实照得好的照片，它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启示你。摄影家观察生活的视角，大师级的照片，有的很有绘画性，也可作为学习研究速写的一种方式。

嗯，您这本集子好像还有临摹作品。

是的，我刻意选了几幅临摹作品。为什么将它放在速写中呢，我觉得临摹，它作为学习传统锤炼笔墨的一个好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读画笔记，速写式的。所以我将它归纳进来，速写似的读画笔记。学画我一方面“读”，同时还要通过“写”，来结合训练记忆力与用腕的技法。用这个笔记的方式来体悟很多东西。

吴昌硕讲：“善临书画者，临意不临形”。我这个临画，也不是复制一张古画什么的，这个没意思，而是去体会古人的意。主要是来“养”我的艺术，拓展我的眼光，养我的笔墨。除了临画外，临习书法已成其为日课。

又涉及到书与画这个老命题上来了，您是怎样看书画的关系的？

我对书法实际是很重视的。你知道，我平时画不一定天天画，但是字呢，可以说是一日不曾间断。不是简单的以书入画什么的。包括纸张上无意的一个墨点，一片水渍，一片褶皱，你都要在有意无意间将它统一成一种艺术语言。这个东西，你万不可将他忽略了，其中很多机趣，很多绘画性。人家说真的高手绘画作品都是邈邈遑遑的，这不是脏，脏也要不得，这是一种机趣，一种不羁之气，一种生涩的厚重感，罗丹就说过，没有哪个大师不是在“深厚”上下功夫的。

我平时呢，作书画没有什么定式，有时是写几笔，有了感受就画。我的理解，书画相通是寻找内在的联系——整个贯穿着一个“写”字。并不是什么要把篆书入画，草书入画，这个我觉得很表面。实际是要找到书画的笔法精神内在的联系。“写字如画画，画画如写字”，由此悟入，对书画的关系便不作流俗之解。在笔墨上有很多可以融合的机会，这不是要玩一种什么把戏，是要寻找两者中没有什么分别的东西。心生万象，如明月映江海，化身千万，本体只是一个，也不过是你的心象。这个，我想把他打破，在这种练笔过程中不光是内容的转换，重要的是要从内心深处将其“平等”起来，做到真正的无界，二者的高度统一。

绘画只有通过训练，你才能提炼，才能化繁为简，才有抽象的能力。“文心雕龙”里谈到，不管世事纷繁，贵闲静、贵简约。

简约，就是以少总多。首先得多，才能有简的基础，去芜存菁。

对，这个简约咋个得来的呢？不是你凭空想就想得出来的，得通过一种训练得来。往往开始，你还只能画繁，巨细无余，因为你还不晓得该怎么简约。画着画着你晓得哪些可取那些不可取，它自然就有个取舍。

这就需要对一些对象反复地研究，不断地观察调整。

当然了。

其实所谓的繁简，也是绘画的视觉效果在起作用，古人在梅、兰、竹、菊中总结出很多经典画法，他就是通过对造型的不断锤炼，“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选取最美的姿态，把它程式化了，就像戏剧的唱、念、作、打，高度的抽象化了。这就是简约的过程，开始画得很简是不可能的，勉而为之，只会空洞。在文学作品中也是如此，它也是通过简约提升它的品格。

通道必简嘛。

当然也是训练的过程，通过艺术实践、摸索。绘画训练人的眼、脑、手，尤其是培养手腕的一种创造力的律动，所谓腕力，八面生锋。所以说石涛他非常强调用腕，他连续说了多个“腕受什么、腕受什么……”极为精彩，是画家不传之秘。这一段应反复精读，每个字都不应放过。

您对石涛《画语录》十分推崇吧。

嗯！写得太好了。

运腕实际就是训练你的手头功夫。中国绘画有个笔墨功夫的问题，这是回避不了的。你没有长期的训练，要达到所谓的“意到笔随”——不可能的事情！说简单点，一个点，在宣纸上打一个点，你将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打的点，研究一下你会明白什么叫“力透纸背”，就像白石老人说的，“其中自有是非”，区别大着呢。为什么说中国画是一种积淀型的绘画，它就是靠你反复不断的锤炼才能达到比较圆融通达的境界。

这种锤炼很特别，中国画，尤其是写意画。

是的。这方面齐白石是典范。

白石老人除开天才而外，他的勤奋是常人做不到的：从来没有停过笔。所以他的笔下功夫是你任何人都不可企及的，可以这样说。再加上他的长寿，这种生命的积淀，不断的艺术实践，艺术思考，不断的在进取，才会有“衰年变法”。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话，他活得再长，也是枉然。齐白石、黄宾虹等大师他们的艺术实践从没停止过，那种不满足，没有说觉得我已经画到一个境界，一个顶点了，就停止了探索，而是在不断的在否定，不断的在寻找一种表现的机会，一种可能性。

白石老人可研究学习的地方太多了，他的功力超群，力能扛鼎。习画者很多，可是真正成功的却凤毛麟角。方向不明，往往适得其反。我们有句老话说“功愈深，格愈卑”，关键还要看在什么地方用功，白石老人的成功显然是用足了功夫、用对了功夫，可见用功的方向是很重要的。

对，用功当然有一个方向，这很重要，要保持艺术青春必须经常调整自己的艺术方向与思路，要有一个“修正系统”。你如果不调整，也是不行的。要重于思考，重于想。思考里头有几个方面。绘画思考的途径，一是读书，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读书要为我所用，这才是读书的目地，并不等于看的书多。其实有些时候读懂一个道理，就会受用终身。要“站到”书上去读，不是书本把你“罩住”了，要真正为我所用，而不是书把你逮到用。我看书呢，就看适合自己的东西，绝不泛泛而读，也不为那些所谓新奇观点所左右，你自己要有这个主见，不要迷失，要晓得自己的前进路线，这就要会读书。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不断地吸收，全方位地学习。绘画，你不吸收，你不学古人，尤其是研究吸收传统中的很多经典，吸收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否则你就停滞了。经典之为经典，千百年大浪淘沙留下来的，你说好不好呢？现代人对经典，还是重视不够。很多信息资料的获得，我们比古人强多了，古人要看到这个经典，那真是太难了，过去，裱画店一张王石谷的真迹，令陆老（陆俨少）欢喜莫名，奔走相告，久久不能去。现在很容易，有博物馆、美术馆，各种展览。古人的经典，你可以面对面的进行研究，这些机会古代是不可想象的。过去只有极少数达官贵人才有这样的收藏条件，其他人要看到经典名作非常难。学习的条件具备了，你只是勤

奋，不认真学习调整自己，建立起自己的方法论，那么可以肯定，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时间精力都投入进去了，等于虚掷生命，这也是很悲哀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向自己学习。有些时候其实你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已经掌握了一些很宝贵的东西。但是，稍不注意，就又迷失了，那些宝贵的东西就像沙子一样的从你的指缝中流走了，很可惜啊！当其你的作品创造出一种境界，出现一种新的格局时，你就要把它强化，使之成为超越你以前的作品，这样，你就上了一个台阶了。我认为，这个学习方法很重要，一旦掌握，受益终生，我曾多次告诫我的学生，希望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刚才说的归纳起来，实际也就是我艺术探索的方法论。一是向古人学习，另一个是向生活学习，生活中有许多感受你不要把他忽略了，很多新鲜感受要通过绘画表达出来。第三个就是向自己学习，好好调整自己，当其有了一定的感受，一定要把他“定格”下来，所谓定格，就是要创作出有一定数量和较高质量、风格鲜明的一批画。如果不定格很容易在你手中消失。定格下来它才说明你的能力究竟有多大。

是作为一个画家而非理论家的能力吧？

对，是作为一个画家的能力。其他的东西不能说明——你读了多少书也好，走了多少路也好，你有多少知识也好，都不能说明。最后还是通过你的艺术实践，通过作品把它定格下来。艺术家，最直白的还是作品，其中就包括你的思想、情绪、想法、追求、人生状态等等，不需要旁白，你的作品，才是真切而直白的表达。

对，我记得马蒂斯开玩笑说过，要成为画家，需要割掉他的舌头……（笑）也就是让他专注于绘画本身的语言，而非夸夸其谈。

哈哈，有些人呢，善于“侃”，当然侃也能侃出学问来。但是作为画家最后的学问是在作品上。黄宾虹说得，画得也多；齐白石不说，但是画得更多。其实呢，该说的他都说了，都说到位了。他何必絮絮叨叨，婆

婆一样的说那么多呢！他的画已经直白了。画家最后是靠作品来说话。

自己调整自己，这往往不易做到，一般容易走极端，觉得自己天下第一，不得了了。另一种是妄自菲薄，哎呀！自己不行。这也不对，都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平常适度的状态，一种虚怀若谷的学风，善于吸收的状态。

当其有了自己的风格，技艺初成，又当如何探索呢？

我觉得重要的是不能停止下来，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当然，有时也会画退回去，这很正常的，需要鼓起精神调整过来。停滞了你就没有戏了，你要不断地实践。

中国画，尤其中国写意画，它很注重一种过程，这种过程为什么叫写意呢？写“胸中逸气”。过程是一种享受，这跟中国画材料有很多关系。笔、墨、纸、砚皆性灵之物，在创作过程中，它有很多可能性，很多未知的东西，很多是原来没有想到的，它会出现意外之妙。这个过程，画家享受了必然的快乐，同时还有许多天然的机趣，“鬼神使之非人工”。通过绘画，领略造化之机，是人生的莫大快乐。

东方艺术历来比较主观，比较注重过程，境界是很微妙的，或者说有点前卫，它追求一种自由的状态。但，它是有度的，有法度，不是乱来。你说自由，那么我就乱画，这和有法度的自由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过来人一望便知。所以说，一个画家要有强烈的“自省”意识，有明晰的参照系与自己的方法论。每个人都有很多“劣性”，当其出现时，你就要想方设法克服这种“劣性”。什么“霸气”、“俗气”、“媚气”、“铜臭气”……你要善于消化古人的东西，以正其气。从大的方向，从人格的修炼上不断地调整。

中国画，它反映的就是“气”，“气韵生动”。你要保持一种高格调的“气”，人格的修炼才更重要。画如其人，一点也不假！你对世界的看法，你的思想，会无形地反映到你的作品上，这是明明白白、童叟无欺的，想遮掩也遮掩不住的。因而，你要调整好作品的这个“度”，各方面的修养都是不能缺失的。那些“劣性”的东西，会在作品中流露出来，所谓“变化情质，陶冶性灵”，只要你清醒，你总会有办法克服它。不

然，“歪风邪气”就会最后把你淹没了，作品要保持一种高格就很难了。

那么要保持这种清醒，在理论上是否需要一些准备呢？

中国绘画，老庄思想是逃不脱的，事实上儒释道思想都要涉猎，你才能保持一种清醒的格调，不至于迷失。我说的调整自己，往往就包括对这些东西的学习与体悟。

中国绘画往往充满了禅机，我说这个“禅”，和时下所谓“禅画”是没有关系的。这个“禅”往往是不可名说，但可体悟的，重要是一种参悟，作为画家，它有两个方面——笔墨参与与人生参悟。这两点，我以为非常重要。

笔墨参悟，你要在作品中细细品味，所谓画内功，包括书法等。而人生参悟，则要从人跟自然的高度融合来体会它。

在速写当中，我们更多的是面对自然的景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说到速写，首先是一个观察方法，方法不对，路子不正，一切免谈。刚才说了，还可能南辕北辙，劳而无功。王国维论词，有所谓与对象“不隔”之境，“不隔”才能够真，一片天真！首先要尽量与对象打破一种“界限”，怎么能够打破呢？——你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了，有这种观点的人，我认为是不可能打破这个界限的。你高高在上自命不凡，怎么能跟自然相融洽、相亲和呢？佛家思想中的众生平等是很有道理的。一切都是平等的，一切都是亲和的，一切都是很有生命的东西，包括一草一木都是有生机、有灵气的。如果能这样去参悟，久而久之这个界限就会打破，你的心态才会平和，才会与对象有一种内在的交流，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

您有这种喜悦吗？

嘿嘿，我不告诉你（笑），你看了我那么多作品，你心中有数（笑）。

打破这种障碍，进入一种境界，才能表现这种境界。当其你不了解对象时，你只能“隔靴搔痒”，只能很表面地描摹，更深地体悟也做不到。

“以形写神”，这个“神”，也就是神韵，就是你对对象有了一种很深的体悟，最后才能通过形把神韵传达出来。这个“神”是刻意描摹不出来，刻划不出来的。当其你与对象的距离愈来愈近，界限愈来愈小，表现越来越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下笔有神”，你才做得到“以形写神”。

嗯，这里我有一点感受，我记得您的一则题跋“所谓化境，笔不是笔，墨不是墨，形不是形，而一切又皆是也，大而化之也……”。实际上您刚才谈到笔墨参悟与人生参悟，您提到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所谓观察，是不可能“进入”的。由内心生出对自然的一种“爱”，然后能做到“下笔有神”，其实这种思辨就充满着一种玄机。

是的，可能禅偈中有类似的语言，但我是感悟得来的，真实不虚的。不是搬来的，搬来的没有用，也没有什么意思。你说的那则文字，是我那幅《渭城曲》的题跋，那张画，我完全是无意而为之的。当时，我是在试笔，不断地转锋调锋。这类题材已经很熟，并没有想到用笔、用墨、造型之类的，老实说，这类问题早已解决了，都是一种自然地流露。于是这张画出现了，效果是什么呢——我不是刻意去表现王维什么诗意，没有！在使笔用墨的过程中，情景、形、神全部融洽在一种玩儿的过程中，最后，这张画出现了，你要刻意去安排，不可能出现的！加一笔则多，减一笔则少，自然而然地“化”开了。禅机在无意当中流露出来了，它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出来的，那一刻，我欣然独笑……



凉山写生长卷 34.5cm×1104cm 1983年